

悦读小栈

文 / 丁 晨

认真读完莫伸的新作《王院纪事》，继续沉醉，不禁对作家为何记述一个普通小山村的变迁故事，引发好奇和诸多思索。

中国的普通山村数以万计。作家莫伸，偏偏选择了位于秦巴深山的陕西旬阳市棕溪镇贫穷、落后的王院村为突破口，深扎下去，撰写完成了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王院纪事》。

我在想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？王院村的故事，为何如此吸引人？

当我认真读完全部作品，令人惊呼：这是一部记述一个普通的、常态的中国小山村，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百折不挠，艰难创业、创新、创先，摆脱贫穷，摆脱落后，一步一步走出昨天，走到今天，走向明天，并不断地持续发展的真实故事。这可谓是一个缩影版的普通山村的创业史、奋斗史，变迁史，是一部难得的、少有的中国农村改革“教科书”式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。也可称为当今中国报告文学体裁“教科书”式的作品和样板。

作品不仅记述了村支书陈分新及老婆刘忠群、村主任李光明、副支书柯常林，村老干部李春辉、王隆生等人物，如何克服自身困难，一身正气，带领和帮助王院村民大胆改革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，改换面貌的感人事迹。而且书中还记述了众多的形形色色各类人物，包括：刘忠群妹刘忠英、县医院医生刘化明、老教师徐郎福，青年村民邱德海和他妻子、村民组长邱永涛和柯常斌、低智村民柯亨顺、金治香夫妇等；以及县市、乡镇、局部门领导王安利、郭正明、赵颜龙、刘启刚、陶俊勇、赵德义、李向阳、屈轩、吴申意、刘应文、陈顺禹、王元辉等群体形象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，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担当，他们平凡而普通，但，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才是中国乡村，持续进步的主人和脊梁。是他们共同深耕于棕溪镇王院村希望的田野，共同撑起了棕溪镇王院村星光灿烂的天空。作家莫伸以高度的热忱，敏锐的眼光，真挚的情感，表达对平凡人精神负重的礼赞，从而突出了作品的深刻主题。

莫伸作为撰写报告文学的老手、高手，这

部《王院纪事》凸显了他一贯的突出特点：

生活和采访的扎实。这是莫伸作为平民作家的良知、担当和责任，也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二十多年来，从电影《郭秀明》《支书和他的媳妇》到《一号文件》《王院纪事》，深耕于三农题材领域的作家莫伸，靠着其深厚的生活积累，心系天下苍生，敢为农民发声。西安城被称为作家的人很多，但像莫伸这样，长期一头扎向贫困山村，深入生活、沉入底层的有几人？为了撰写《王院纪事》从2007年至今，十八年间，他十多次深入旬阳，深入王院山村，有时住在镇上，有时住在村子。在王院村采访时就住在陈分新家。由于支书妻子残疾，他家条件要比一般村民差，房间简朴，隔墙是猪圈，每天躺在床上，能听见猪叫的哼哼声。莫伸说“采访老支书李光辉时，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，走得汗流浹背，但我把它当成体育锻炼”。

《王院纪事》是解剖一只麻雀。为了更全面更客观地解剖，莫伸不仅采访了王院村，而且还采访了旬阳市甘溪镇的梯岩村、金寨镇的寨河村等。正是有了这上百位各色各类人物的扎实采访，才有了今天的扎实可靠，真实可信，结实长久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王院纪事》。

这也正是报告文学三大特征之一：坚实的新闻性，即真实性。

叙述和描写的细腻。莫伸以近50年的文学生涯，靠着深厚的文学功底，不去刻意的矫情和抒情，而用细腻的白描手法，流畅的叙事语言，使报告文学《王院纪事》以文学感染力，吸引和影响广大读者。以陈分新及老婆刘忠群、村主任李光明、副支书柯常林，村老干部李春辉、王隆生等为代表的王院村人，质朴、善良、勤劳、智慧、能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做派，被作家清丽而不浮华的文字，情感深沉而不故作煽情，细腻地表达出来。譬如书中第8页，陈分新和刘忠群新婚之夜的一段细腻描写：

陈分新终于开口时，他的声音是颤抖的：“委屈你了。”刘种群笑了，笑得那么灿烂：“不委屈。我们手有脚，日子会过起来的。”

一句话让陈分新几乎落泪。

要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烈。

生活之中，我们太容易以固化的印象去评判万物，却往往忽略了生命内在的、不为人知的坚韧。无论是花还是人，真正的生命力，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肆意张扬，而是在逆境里，依然能紧紧攥住属于自己的一丝光热。



起身离开时，雪仿佛又积厚了些。可雪愈白，玫瑰的红就愈发明亮。

崭新的2026年，不必祈求前路无风无雪。唯愿我们都能如这几株雪中玫瑰，纵使身处寒冬，也能打破季节的成规，坦荡而热烈地，开出自己的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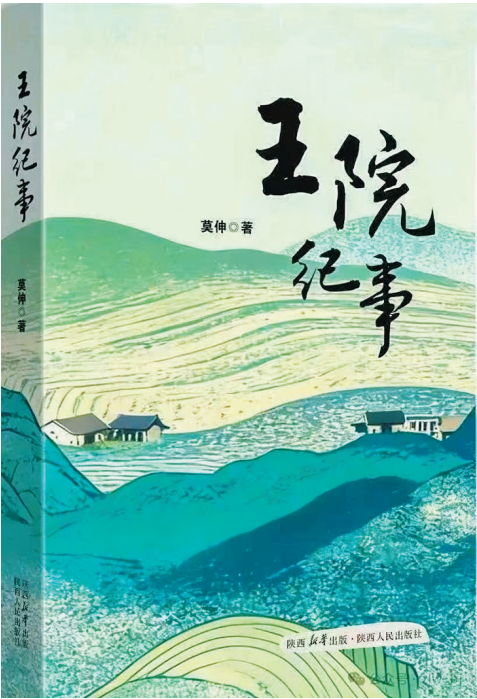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供职于兴隆收费站）

征之三：鲜明的政论性。莫伸所有的报告文学，总是流淌着深情和悲悯，体现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。作品在反映农村、农业、农民存在的困境时，作家冷静客观地剖析原因，从而作出自己发聋振聩的警告：“不管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专家、大学者，也不管他们具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和多么高深的理论，面对着‘三农’这道巨大而深邃的试题，都只能认真地向基层干部和农民们学习，并在学习的基础上，形成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引领。否则，就只能是坐而论道，陷入空谈。”强调了中国农民的韧性和力量，表明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
《王院纪事》作品不是一般传统“脱贫叙事”的模式，而是作家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深入采访，对像王院村这样一个资源匮乏、生态受限，更没有高新技术和高新产业，“始终是没有任何天然优势、普普通通，却又发展得很好的村子”，思索为何能持续进步？从作品中读者感受到作家的深邃思考：王院村基层组织坚韧性、村民内生动力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，支撑班子一点一点不停地往前走。作者最后得出政论：“最为重要的是，中国许许多多的山区农村，都别无选择，只能从这样一个很低的基点、很窘迫的样态起步，进而一步一步地走出昨天，走到今天，走向明天。”

写到这里，我恍然明白：作家为何要记述一个普通小山村的变迁故事。就是因为这个王院村，普通、常态的山村，没有任何天然优势，这样的村庄、这样的农民，屹立在蓬勃的山水中，活跃在耕作的土地上，是鲜活灵动、可触可摸、令人信服的。

2025岁杪，我应邀，赴旬阳市棕溪镇王院村参加了由陕西省村社发展促进会、旬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莫伸长篇报告文学《王院纪事》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。会议期间参观了王院村史展、王院村农耕文化博物馆，随意走访了个别村民住户，见到了书中的主人公村支书陈分新和他老婆刘忠群、村主任李光明真人。行走在蜿蜒平整的山路，凝望着坐落于山间的一座座小楼，下榻在装有空调、冲水马桶明亮的村宅新楼里，我蓦然感慨王院村的变化是多么



的不易、多么的巨大。可以想象十八年前王院村民日子是多么艰难，作家莫伸的采访也是多么艰难。我们来到王院村，亲身地体验、领略和感悟，这自然会加深理解《王院纪事》这部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，也加深对心系天下苍生，敢为农民发声的作家莫伸的敬重和钦佩。

其实莫伸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远不止报告文学这一方面。莫伸从1977年发表《人民歌手》，1978年创作《窗口》，最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，他的文学创作生涯至今近50年了。近50年来他几乎涉猎所有的文学体裁、题材领域。他创作的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编导的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等文学作品逾千万字。他是陕西唯一集作家、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代表性人物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国家一级作家，获奖无数。特别是二十多年来，作为一位有良知和担当的作家，他长期关注、思考和撰写“三农”问题文学作品，成就斐然，好评如潮，难能可贵，可敬可佩。

我觉得文学评论界，对莫伸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重视和研究是不够的，应当很好地研究莫伸这特有的文学创作现象。

写于2026年1月8日

絮语轻谈

雪吻红

文／郭超飞

2025年跨向2026年的第一场雪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下。高速人的繁忙自不必说。元旦这天，雪虽停，但小区里却仍是一片皑皑白雪。院中大人带着孩子嬉戏玩雪，对孩子来说，雪该是白色童话里最纯净的一页吧。

我在小区漫步，雪后空气透着阴冷，除冬青等少数植物外仍坚持着一抹绿意，满目多是冬日的枯黄。路过那片玫瑰丛时，本以为入冬后它们早已凋零，却意外看见了几朵正在雪中绽放的玫瑰。

冰雪凝结在花瓣上，仿佛给花瓣缀满了细碎的银珠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轻抚花瓣，凉意顺着脉络渗入肌肤，可那花朵依然舒展着，毫无畏缩之态。从前总以为玫瑰娇贵，需暖房与细心呵护，却不曾想到，它竟能在零下的严寒里站得笔直。

这场雪与玫瑰的相遇，多像新年伊始生活的隐喻。我们总以为顺遂才是常态，却常常忘记，在寒冬中绽放更需要勇气与力量。就像这几朵玫瑰，没有因风雪而放弃花期，反而在素白天地间，执意点燃了一簇鲜明的红。

新的一年，或许正该如此：不必畏惧前路是否有风雪，只管把根扎稳，将花开好。哪怕在平凡甚至凛冽的日子里，也

先生还是美食家

停云小筑

“亘古男儿一放翁”——梁启超如此评价陆游，而我眼里的先生亦诚热烈，不仅爱国，更爱吃，先生除了是诗人外，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：美食家。在他现存9300多首诗里，记载食物的就超过3000首，让我们详尽了解宋朝的食材、菜式和饮食文化。

“白鹅炙美加椒后，锦雉羹香下箸初。箭茁脆甘欺雪菌，蕨芽珍嫩压春蔬。”先生在这首《饭罢戏示邻曲》里写了四种美味，在花椒的故乡四川，先生遇到了大为赞叹的舌尖魔法：鹅肉烤的焦香鲜嫩，主角花椒登场，入滚油香气瞬间迸发，给鹅肉增添了辛辣的灵魂；炖得鲜醇的锦鸡汤羹，刚加入豆豉便香气四溢，还有鲜嫩脆甜的箭竹嫩芽，口感胜过雪白的菌子；肥嫩鲜美的蕨菜芽，珍馐般的口感碾压春日里的所有蔬菜。这四个菜摆上桌，放在千年后今天，依然是色香味俱全的珍馐佳肴啊。

“新津韭黄天下无，色如鹅黄三尺余”，先生对新津韭黄可谓情有独钟，除了“新津韭黄天下无”的论证，还有在邻村聚餐时吃过一道好菜，便随手记下一笔：“鸡跖宜菰白，豚肩杂韭黄”，于是韭黄炒肉这道家常菜便有了大宋醇厚的幽香。新鲜韭黄切成寸段，根与叶分开，盐、白胡椒、酱油给肉丝提鲜去腥，拌匀后入锅，加脂香复合的菜油和猪油炒散，葱姜蒜

泡椒不能少，先下韭黄根，再下韭黄叶，既保证韭黄根断生，鲜嫩的韭黄叶也不会炒融，这便是“生葱熟蒜半韭黄”的讲究。

先生入川8年，吃遍了川味美食，最怀念的是“玉食峨眉柑，金齏丙穴鱼。”峨眉山的香菇是否如玉般珍贵和美味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雅安的丙穴鱼，可是历史上备受推崇的珍稀食材，这种冷水细鲥鱼头部有一根剑型骨刺，传说是女婿补天历险时意外落入水底的宝剑转化而成，这成为现在鉴别雅安鱼的关键，据说雅安鱼以雅安天然石浆为食，富含各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鱼肉鲜嫩无比，滋味腴美，自然也成了先生餐单上最有牌面的鱼。今天的雅安鱼已成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最具名气的是砂锅炖汤，百度了现在的传统做法，笋、猪心、球盖菇、猪肚猪舌、火腿、土鸡、鱿鱼这么多食材放在一起，方能烘托出雅安鱼的复合鲜香。

65岁辞官回到老家绍兴的先生，爱上了茄子。“放翁年来不肉食，盘箸未免犹豪奢。松桂软炊玉粒饭，醯醢自调银色茄。”先生近年不再吃肉了，可是餐盘碗筷依然讲究，用松针桂枝煮出来的米饭晶莹软糯，自己调制的酱料搭配银壳鲜嫩的茄子，滋味清雅绝佳。先生的《素饭》，直到今天也是绍兴人餐桌上的家常饭。通身鲜紫色的长茄子，一切三段，均匀有

序的摆放在米汤上，茄子在咕嘟冒泡的米汤里变成酱红色，与米饭香味融合，米粒蒸至饱满，茄子也变得松软可口，只用酱油和麻油简单调味即可，即便没有先生的“玉粒饭”和“银色茄”，也感受到素饭里质朴的原味。

一转眼，两鬓花白的先生已归隐好几年，越发自在了：“船头一束书，船后一壶酒，新钓紫鳊鱼，旋洗白莲藕。”书一卷，酒一壶，独钓江上，何等惬意。先生生活拮据，烹调也一切从简，清蒸、红烧、煎炖，怎么做都是美味。我猜先生肯定是小火慢炖，鳊鱼切花刀，莲藕剝小块，火腿提味，笋和香菇提鲜，姜片黄酒去腥，瓦罐咕嘟噜的冒着泡泡，先生眯着眼打了个盹儿，一觉醒来，美味当前，于是便有了“放翁痴腹常便便”。

爱国赤诚，种地勤勉，吃饭尽兴，做什么都全情投入的先生，诗人的气质从来没有被磨灭，哪怕只是乡间野菜，也能激发他独有的审美，其中有一种野菜，先生留下了动人的诗句：“离离幽草自成丛，过眼儿童采掇空。不知马兰人晨昃，何似燕麦摇春风。”我想先生一定在那个春天的早晨，用鲜嫩的马兰头，配了两碗白粥，坐在晨光初露里春风里，吃得心满意足，感受到这种野草的清香。后来不少名人都为马兰头留下温馨的文字，不知是否也是受了先生的感染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“马兰头，

摘取嫩者，醋合笋拌食，油腻后食之，可以醒脾。”汪曾祺写他祖母“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兰头晾干，过年时作馅包包子。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，蘸了香油吃，挺香。”

1192年的十一月四日，和此时一样的冬日凛冽。“风卷江湖雨暗村，四山声作海涛翻。溪柴火软蛮毡暖，我与狸奴不出门。”这一天风雨交加，狂风卷着乌云呼呼作响，大雨哗哗像巨浪翻滚，68岁的先生躲在温暖的屋子里，裹着毛毡烤着炉火撸着猫，多么的慵懒和闲适。看起来，先生应该过得很滋润吧？其实不然，那晚先生睡得极不踏实，于是写了另一首名篇，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

这时先生已罢官闲居，哪怕做了多年田间老农也没有片刻忘记寸寸河山，报国的壮志始终涌动在心头，梦里还是铁马冰河，鼓角争鸣。先生襁褓之时赶上靖康之难，北宋灭亡，放眼山河尽是兵荒马乱，先生一生的梦想是收复故国，可惜时运不济，中年被贬远离前线，老年回乡报国无门。遗愿是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夙愿未圆，一生苦闷。好在，还有那么多美食，抚慰过先生的心灵。

（作者供职于陕西华通公路工程公司）

诗意人生

路魂

文 / 张海清

你们

你们是时光的接线员，用钢轨缝合大地的裂痕，让汽笛声穿过唐宋驿站，惊醒岩层下大禹未竟的堤堰。在冻土带编织彩虹，点燃内燃机的春天；于悬崖上焊接螺栓，正孵化着铁锈色的黎明。那些被闪电劈斜的标尺，总在你们目光里扶正。听——老路压机的齿痕里，回荡着，秦直道刑徒的叹息与探伤仪的蜂鸣，镌刻着，当代交通建设者们铺路石的坚韧。而你们丈量过的荒原，每寸黄土都震颤着《二泉映月》的波长，正与流浪地球的引擎共振。

你们是大地上的篆刻师，用铁镐与沥青书写人生，把坑槽和网裂填平成五线谱，让车辙押着晨昏的韵。在暴雪里校准液压支腿的垂直，烈日下将自己锻造成法兰盘的密封，那些被风偷走的里程碑，总被你们的双手重新生根。看呐！反光衣闪烁如卫青的金甲，如丝绸之路的驼铃。沙砾在鞋筒里已凝结成未授的勋章。而你们摊开斑驳的地图——每道褶皱，都是《考工记》遗落的线装页。

你们是经纬的刺绣师，用安全链串起露珠的顶链，让隔离带长出新生枫叶，给桥墩的骨缝喂饱浆汁，凝成盐霜；在桩基盲区植入北斗的月光芯片。于沥青深处打捞沉梦，那些被暴雨冲散的标线，在你们的瞳孔里重新对焦。数吧！压实的路基里，有无数个未凝固的晨光。而你们皸裂的掌纹里——每道沟壑，都是《水经注》未写完的诗行！

（作者供职于延安公路局）